

女人花

◎ 吴启泰 著

一个风姿绰约的当红花旦
不畏强权追寻一种纯真自由的爱情
三个命运坎坷的同胞姐妹
悲欢离合演绎一段「乱世佳人」的传奇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如人

吴启泰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郭良原

装帧设计：周 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花/吴启泰著. —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7-80709-153-0

I. 女…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12633号

(腰封图片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提供)

女人花

吴启泰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518009 深圳市深南大道 6008 号)

深圳彩帝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字数: 350 千字 印张: 24

ISBN 978-7-80709-153-0 定价: 39.00 元

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001	第一章	小桃红
012	第二章	《夜宴图》
027	第三章	小裁缝
039	第四章	提亲
054	第五章	密谋
066	第六章	圈套
075	第七章	鼻烟壶之谜
089	第八章	孤注一掷
102	第九章	将计就计
118	第十章	抢亲
134	第十一章	潘娴雅
146	第十二章	生谜死结

159	第 十三 章	孽 缘
181	第 十四 章	出 走
199	第 十五 章	灾 变
212	第 十六 章	一波三折
225	第 十七 章	军火大案
239	第 十八 章	大案玄机
253	第 十九 章	绝密文件
271	第 二十 章	南山寺
284	第二十一 章	铤而走险
298	第二十二 章	晴天霹雳
312	第二十三 章	真 相
324	第二十四 章	十万买命钱
333	第二十五 章	梦醒魂不归
346	第二十六 章	生死一线
359	第二十七 章	终极之谜

第一章 小桃红

吴雨声坐在同庆楼戏园二楼包厢里，专注地盯着舞台上的小桃红，被她出神入化的表演和委婉缠绵的黄梅调唱腔深深吸引。她不仅戏唱得好，而且长得非常漂亮，或者以美丽形容更准确。他在心里揣摸这两个词的不同，美丽内涵远大于漂亮。美，指迷人的外表；丽，体现内在的气质，以这个互为表里的词来解读她的魅力：既美丽又出色。尤其在舞台上，她将二者发挥到极至。在这虚幻的小小空间，她演绎出一个又一个悲欢离合、生动感人的故事。她演什么像什么，一登场便紧紧抓住观众，不知不觉将你带入剧中情景，说不清究竟是她本人，或是她所扮演的角色打动了你。

一个月前，他到市中心看望老同学李清泉。李家住在三牌楼附近，与同庆楼戏园相距不远，是安庆城最热闹的街区。李清泉妻子欧阳秀子兴致勃勃地邀他来这儿看戏。他当时很奇怪，秀子是南洋华侨，从小在国外长大，为什么喜欢黄梅调，

尽管黄梅戏在当地非常流行，但与京剧和徽剧相比毕竟名不见经传。她向他介绍，清风班的小桃红如何有名气，做功、唱腔和扮相如何出色。他很少看戏，不知道清风班，更不了解小桃红为何许人。碍于情面，他和他们一起看了她的演出。他很快被她吸引，这位清风班花旦以她特有魅力走进他内心。自那以后，他迷上黄梅戏，也迷上了小桃红。为了经常看她演出，他花大价钱在同庆楼戏园长期租下二楼5号包厢，这是剧场中位置最好的包厢。

今天是秀子生日，晚饭后，他请她和李清泉来这儿看戏。小桃红是秀子心中偶像，能以这种方式度过生日，令她非常开心。不一会儿，茶房拎着水壶走进包厢，为他们添茶加水，从竹篮里抓起瓜子、花生和芝麻糖，放在桌上的瓷盘里。吴雨声从衣兜里取出两枚铜板给茶房。茶房收了小费道了谢，刚走到门边，突然听见客人“哎呀”一声，紧接着茶杯落在地下，发出一片揪心的破碎声。他慌忙转身，见茶水溅湿了吴少爷的中山装，地下一片狼籍。他吓坏了，一脸惶恐地蹲在地下，小心翼翼地捡着瓷杯碎片，用干毛巾擦拭吴少爷衣服上的水渍。

李清泉很不高兴，对方的失误不但破坏了看戏的心情，而且差一点烫伤吴雨声。他鼻翼不停地张缩，克制着内心的愤懑，没有像其他客人遇到类似情况破口大骂，以严厉的目光久久凝视对方。茶房知道闯了祸，低着蜡黄的长脸，不停地赔礼道歉。吴雨声心里清楚，不能怪茶房，要怪只能怪自己。刚才他全神贯注地盯着台上的小桃红，忘情中伸手从滚烫的茶水里抓瓜子，造成了眼前的狼狈。他无奈地一笑，连声向李清泉说没事，同时向茶房摆摆手，示意对方可以走了。茶房慌忙弓着腰，一边赔不是一边倒退着向门外走去。

茶房离开后，他悄悄甩着被开水烫疼的手指，放在嘴边使劲吹，眼睛却始终盯着舞台。小桃红甜美的唱腔，传神的媚眼，迷人的身段，以及她优雅的举止，无不令他心醉，越看越着迷。近来，他不止一次冒出这样的念头：希望结识这位清风班名角，看看她生活中究竟什么模样。一种好奇心使然，令他期盼看到舞台背后那个真实的她，她不仅是他见到过的最出色的演员，同时也是令他最心动的女人……

一阵锣鼓声打断他的思绪，随着小桃红下场，上半场演出结束了。

中场休息时，观众像一群拥挤的鸭子，摇摇晃晃地来回走动，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地议论这位年轻女戏子。观众的骚动将他拉回现实。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为刚才的想入非非感到不自在。他在心里提醒自己：她不过是舞台上一位角色，我是观众，她出色的表演打动了，仅此而已。他说服自己的同时，在脑海里苦苦搜索与这位年轻美丽的女戏子相关的链接词，寻找相对应的文字之美。他发现

任何精心挑选的形容词，与这位美人儿相比都显得非常空泛。

和现在剧场不一样，上个世纪初戏园子与大茶楼没什么两样。舞台不大，上方挂着一条横幅，梁上吊着几盏雪亮的汽油灯，台口两侧各有一道边幕。因为没有复杂的布景，大幕省略了，幕间演员上下场以锣鼓声来分隔。舞台两边红色立柱上刻着一副镶金对联，上联：梨园春秋、假作真时真亦假。下联：人间岁月、无当有处有当无。

台下大厅内放着几十张方桌，观众围桌而坐。人多时，场地四周过道也可供戏迷们站着看戏。观众们一边喝茶、抽烟、嗑瓜子，一边看台上演出。茶房提着铜壶，挎着竹篮，不停地在桌子间穿梭走动，替客人冲茶添水，兜售洋烟、洋火以及各式点心。二楼是包厢，包厢所以尊贵，因为视线好，没有茶房们来回走动，而且与其他观众隔离开，营造出一个舒适的观赏空间。包厢有两种，一种是短包，临时有贵客来，随到随进。另一种长包，时间为一个月或更长，按月付租金。包租期内，包厢属你专用，即便你不来，空着也不能让其他人进去。包厢的票价比楼下普通茶位价贵出许多，因此很富有的人才能坐在包厢里看戏。他们往往邀几位亲朋好友，一张方桌，围坐几人，边看戏边聊天，包厢成为人际交往的一种场合。有些人哪怕不喜欢看戏，坐在包厢里打瞌睡也赖着不肯走，因为这是显示身份的一种场合。

利用上下场间的休息时间，吴雨声和李清泉低声聊天。像往常一样，他们聊了没几句，话题便转到当前的政局。中国知识分子天生是政治动物。千百年来，知识是他们登上仕途的惟一通道，读书为了做官，当官当然和政治分不开，因而关心政治成为他们生命中本能的惯性。对他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做官毕竟属少数，国家大事一向由高高在上的皇帝和身边少数位高权重的官员说了算。他们说不上话，更插不上手。知识恰恰给了他们认识许多事物的道理，身为旁观者，往往看得比当局者更清楚，却没说话地方。越是这样，他们越关注时局，许多话骨鲠咽喉，不吐不快。如今皇帝废了，国家实行共和，心里想说的话自然更多。

“听说中山先生从国外回来了，人已经到了上海。”吴雨声担心小皇帝倒台后，袁世凯想取而代之，认为前临时大总统是阻止他当皇帝的惟一人选，忍不住向李清泉打听这方面的情况。

“袁世凯不想他回来，老百姓希望他回来，他这次回国，就是为了表明他反对袁世凯当皇帝的决心。”李清泉说出他的看法。他在日本参加了孙先生创建的同盟会，一张嘴便表明了革命党人的立场。

“好不容易赶走一个皇帝，袁大头又想当皇帝，我看他鬼迷心窍了。”吴雨声不无愤慨地嘲讽袁世凯。

“中山先生说过，他敢宣布当皇帝，我们就革他的命！”李清泉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袁世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未见得。你看了《申报》没有，据北京可靠消息透露，他似乎有意解散国会，为下一步当皇帝做准备。”

李清泉正想说什么，不等他开口，妻子不无埋怨地说：“你们碰到一起，尽谈这些国家大事，好像再也找不出其他话题，连看戏也不放过。”她与丈夫以及吴雨声同在日本东京大学读书，响当当的知识女性，这在当时非常少。由于女性和读书当官这条路不沾边，所以不关心政治，甚至本能地与政治保持某种距离，她也不例外。

“秀子说得对。今天不谈别的，就谈黄梅戏。”吴雨声歉意地一笑，表示她说得对，因为她过生日，特意请她来看戏，看戏就是为了开心，应该谈一些轻松的话题。

“雨声君！你与小桃红熟不熟？”她瞪着一双好看的眼睛问。

“虽然看了她许多戏，但从没机会认识她。你找她有事？”他脸微微一红，心里有种错位的感觉。一个月前，他头一次从她嘴里听说这位女戏子的有关情况，现在她居然反过来向他打听小桃红情况。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她微微一笑。

不等她说，丈夫在一旁替她说了：“她迷上黄梅调，对这位名角非常崇拜，一心想拜她为师，跟她学黄梅戏。你能不能找个熟人从中拉拉线？”

“我表哥跟他们熟，我去问问他。”吴雨声表哥王慎之是县司法科科员，这间包厢就是他帮忙定的。安庆城既是省府所在地，同时也是怀宁县府所在地，属怀宁管辖，王慎之身为县府官员，在城里结下不少人缘，相信他与清风班邓班主说得上话。

“太好了！那就拜托雨声君了。”秀子非常兴奋，像女大学生那样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

二

清风班的人很快注意到这位二楼包厢里的阔少爷。听林老板说这位少爷一出手便交了半年租金，包下视线最好的5号包厢。他除了偶尔邀请李清泉夫妇来看戏

外，平时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包厢里，每次看完戏，都吩咐手下从花店定购一个大花篮送到台上，然后不声不响地走了。不像其他送花篮的人，往往会叫领班带着他们到后台，与班主和戏子们说说话，套套近乎，其中一个不可缺忽的节目，与名噪一时的清风班花旦小桃红见一面。

他在这儿看了近一个月的戏，几乎天天到场，不但不到后台与戏子见面，甚至连他姓什么都不清楚。他送来的花篮上从不署真名，仅在绸条上留下“江南细雨”4个字。清风班的人都觉得他很怪。他经常穿一身中山装，排扣一直扣到脖子，腰身笔挺，十分洋派。与他同来看戏的年轻夫妇似乎比他更怪。男的穿浅色西装，衣领上系着黑色蝴蝶结；女的身着鲜艳的旗袍，外罩一件西式小坎肩。他们的穿着，与场内几乎清一色的长衫马褂显得格格不入，人们经常以好奇的目光打量他们。他们似乎一点也不介意。听人说，他和这对年轻夫妻在日本国留学，刚回国不久，所以处处与众不同。

小桃红也注意到这位与众不同的阔少爷，并未放在心上，因为追捧她的戏迷实在太多了，从草根平民，县署、省府官员，直到许多大富人家的老少爷们都是她的崇拜者。她坐在镜子前，趁幕间休息时在脸上补妆。清风班杂工走上前给她添茶水。他姓余，因为常为戏子们倒茶送水，人们称他余茶房，年轻戏子们则亲热地叫他余叔。她叫住余叔，递给他一张小纸条：“你去状元巷裁缝铺子，把条子送给谢老板，告诉他我明天下午去做衣服。”余叔接过纸条，转身走了。她说的谢老板便是小裁缝谢杨柳，这是她和他偷偷约会的一种方式。她在纸条里写上衣服做好没有，我于某某时间来取；或请他某天某时来为她量衣服。纸条中隐喻了见面的暗号，关键在于时间和地点，其它不过是个由头。自他们相好以来，都是她给他送条子，他从没有给她递过条子。

她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他，这种朦胧的好感又如何悄悄成为爱。大约去年上半年某天下午，她正在房间里读古人汤显祖写的《牡丹亭》，父亲领着一位年轻裁缝来替她量衣服。他给她第一印象便是那张清秀白净的脸，偏瘦，眼睛很大，从他进门时一直低头看着鞋面，眼神里透出淡淡的忧郁。不像其他裁缝，他没有取出软尺替她量尺寸。他在她四周走了一圈，审视的目光在她身上上下来回走了几遍，在纸上记下一些数据，然后告诉她衣服量好了。她半信半疑地看他一眼问道：就这么好了？

他脸微微一红，指着他的小本本说，尺寸已经记在纸上了。她纳闷地问，难道不用尺子量就知道尺寸？他说，大小姐！您要不放心，我报一下尺寸，看看是否

对得上。他报出她腰围、胸围、肩宽、臂长和身高。她是清风班主角，行头几大箱子，不但新戏上演要做衣服，戏服旧了也要翻新，一年到头要做许多戏服，对自己尺寸非常清楚。他头一回给她做衣服，不用尺子量，竟然准确地报出她的尺寸，令她惊讶不已。后来她才知道这叫“眼尺”，靠眼睛准确估算出尺寸。正是凭这一手看家的裁缝绝活，谢裁缝在徽州府城出了名，大户人家的女眷们个个争相请他到家里做衣服，人称“金剪子”。

她虽然很佩服，心里仍然不放心，戏服与日常衣服不同，有特殊要求，一般人做不了，原先都是四牌楼附近老字号裁缝铺刘老板亲手缝制，手工贵得出奇。上个月刘老板突然病故，父亲四处打听，终于请来这位年轻裁缝为她做戏服。像刘老板这样一位在上海滩混出来的高手，做好戏服仍然改了又改，他凭什么能做得好？他似乎看出她的疑虑，什么也没说，走之前，借了几套戏服带回铺子研究。半个月后，他带着做好的戏服送上门。她试穿了他做的戏服，心里暗暗惊讶，戏服做得合身合体，仅在几处做了一些小改动，便穿着上台了。从那之后，她的戏服便由他包了。

他和他就这么认识了。除了他的手艺，给她留下极深的印象，再就是他略带腼腆的目光，始终与她保持某种距离。她习惯了公众目光的瞻仰，在众多崇拜者的目光中找到自信，任何场合，只要她出现，都像一盏雪亮的汽灯，点亮人们的眼眸。面对他目光中的距离感，可以解释为尊重，但尊重到了不正眼看你的地步，似乎有些漠视了。在她看来，任何人都不能漠视她的存在！她心里冒出一股莫名的征服欲，必须让他正面仰视她。为了得到他的正视，她和他开始交往。

从那之后，她和他悄悄好上了。后来她才知道，他从见她第一眼起，便从心里喜欢上她，而她毫无察觉。他是个孤儿，生性内向，后来被人收养，送到上海投师学艺。从那之后，他经常随师父长年出入大户人家，替太太、小姐们做衣服。森严的等级观念和男女授受不亲的世俗规矩，令他时时捏着心眼与大宅深院中女眷们打交道，久而久之，他学会了在别人毫不在意的情况下观察别人。这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令他看到别人内心的同时，将自己裹在厚厚的外壳里。

清风班班主邓清风走进化妆间，向演员们拍了两下巴掌。他不用说话，戏子们全都明白他的意思，下半场马上就要开锣，各自做好上场准备。他看一眼在场的戏子们，满意地点点头，与众人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走到女儿身边。她站在窗下出神，或者说正在为上场酝酿情绪。他是个严肃的艺人，平时一再教导女儿，演出前一定要排除杂念，仔细揣摩戏中角色。演员天天演同一出戏，虽然剧情相同，但

每次表演对他们都是挑战。如上一场哪些地方演得好，哪些地方要改进，做功唱腔丝毫不能含糊，这样才能不断进步，成为出色的艺人，拴住观众的心。他看一眼女儿，本想说点什么，为了不打扰她酝酿情绪，忍住了没有说。

他刚要转身离去，女儿突然叫住他，就下半场《游春》这出戏中女主角的水袖动作作了一些改动，为此征求他意见。他听后十分高兴，认为她改得好，忍不住在心里想：女儿出息了，难怪有那么多戏迷追捧她，除了她的天分，与她刻苦用功分不开。

他正想夸她，门外传来一阵异常的喧闹声。紧接着，化妆间外过道上响起一片嘈杂的脚步声，妻子应氏神色紧张地一头闯进，说有人冲场子。所谓冲场子，就是有人在戏园子里闹事。戏班子演戏，最怕人闹事，邓清风慌忙走出化妆间，几名男演员跟在他身后，向舞台上跑去。小桃红也想跟去看看出了什么事，被母亲拦住，说大兵冲场子，让她留在化妆间不要出去。

十几个身穿灰色制服的大兵大叫大嚷冲进剧场，追着看场子的大汉打。对方人多势众，看场子的不是对手，纷纷逃窜。失去追打目标，当兵的像失去猎物的猛兽四下撒野。他们掀翻桌椅板凳，砸门砸窗，将舞台上的帷幕扯下，发泄心头的愤懑。观众吓得纷纷离场，演员们躲在后台不敢出来。观众席成了舞台，身穿灰色制服的军人成了这出武打戏主角。同庆楼戏园老板娘林秀莲和账房先生慌忙上前向闹事官兵求情。不一会儿，邓清风也领着几名男戏子和杂工赶到，帮着一起劝说，当兵的闹得起劲，根本听得不进去。

吴雨声望着楼下观众席里胡作非为的士兵，心里非常焦急，心想这么一闹，下半场肯定没法唱了。他从桌边站起，准备下楼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下面太乱，你不要去。”秀子劝他不要离开包厢。

“不用担心，我不过想当和事佬，劝劝他们，不要把戏搅黄了。”今天是秀子生日，他特意请她来看戏，总不能看半场就走人吧。

“你小心点，不要搅和进去。”李清泉坐在那儿继续喝茶，显然不像妻子那样担心，不紧不慢地提醒他。

他走出包厢，沿楼梯走到一楼大厅，发现场面非常混乱，胆小的观众早就抽身跑了，留在现场的缩在走道上，紧张地望着场上四处闹事的大兵。他向其中一位观众打听情况，那人一脸惊慌，说不出所以然。一个胆大的告诉他，说是当兵的不买票，硬要进来看戏，看场子的不让进，于是双方打起来。他四下张望，想找个当兵的问问，试图从中调解，突然发现一个军人站在大厅立柱下，双手交叉抱在胸

前。他穿的制服与当兵的稍有不同，当兵的两个口袋，他上下4个口袋，腰带上别了一把短枪，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小军官。

“这位军爷！”吴雨声走上前和他搭讪。

“什么事？”小军官瞟他一眼，爱理不理。

“我看得出，您是他们头头。”

“你是什么人？”小军官反问。

“看戏的。”吴雨声悄悄塞给对方两块银元，“您手下兄弟进来，也是为了看戏，这一闹，不是看不成了？”

“这位少爷有所不知，营里几个兄弟来这儿看戏，他们不让进不说，还动手打了他们……”小军官收了钱，立即换了笑脸，不无抱怨地告诉他，开场前几名手下下来这儿看戏，因为不肯买票，守门的不让进，双方发生争执。在互相拉扯的肢体冲撞中当兵的没占到便宜，其中一个小班长被对方推倒在地下，他回军营叫来一大帮兄弟跑来冲场子。

“打人自然不对。话又讲回来，有什么事好商量，最好劝劝你手下，我愿意当和事佬，您看怎么样？”

“闹到这个份上，劝也劝不住了。”小军官无奈地摊开双手。

“您是营里军官，他们能不听你的？”

“弟兄们跟着我生出入死，哪里受过这种委屈！”小军官解释说，他要是不为手下弟兄们伸张正义，他在当兵的心目中便失去威信。失去威信意味着丧失凝聚力，在农民为主的军队中，凝聚力与法定等级有着同等功效，甚至更重要。面对这一难题，吴雨声一时不知该如何说服对方。毕竟他是商家出身，很快想到解开眼前难题的办法。

“叫他们不要闹，进场费我包了。”他从怀中取出一张30块大洋的银票递给对方。通过货币，人间一切事物都可以量化。如路上出车祸，被人打伤了，煤矿出了人命，或工伤事故等等，都可以折算为一定数量的钱作为赔偿。货币作为商业贸易的内涵向外延伸，渗入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有钱能使鬼推磨”便成为一条定律。

“您原来是宝鼎行的少爷，失敬了！”小军官发现银票抬头写着宝鼎行字样，加上他的穿着和谈吐，断定他不是一般人物。当他证实了对方的身份后，连忙表示这样做不妥当，同庆楼的人闯了祸，怎么好让您出钱？

对这些当兵的，30块大洋不是一笔小数目。当兵的月饷两块大洋，他虽然是

排长，一个月也不过领六块大洋，想收不好意思，不收又舍不得。吴雨声看出他心思，不由分说，将银票塞进他手里。小军官接过银票，一时不知所措。吴雨声伸手从他脖子上取下哨子，使劲吹响。尖厉的哨声在人们头顶上掠过，士兵们当即停下，目光盯看吴雨声和他们长官，一时不知所措。

小军官犹豫片刻，跳上方桌，双手拢在嘴边大叫：“弟兄们！宝鼎行吴大少爷发话了，今天进场费由他包下。大家好好看戏，看了戏，少爷请大家伙到酒楼吃宵夜，大家说好不好？”长官的话刚落音，剧场内爆发出一片欢呼。那名被守门的推倒在地，委屈最深的小班长激动地大叫：“弟兄们！长官发话了，看在吴少爷面上，我们撤！同庆楼的破戏不看了，省下钱多喝几杯老酒！”众士兵齐声叫好。小桃红一直躲在舞台边幕后向台下张望。当她看见二楼包厢里的年轻少爷出面替他们解了围，心里长长松了口气。

当兵的正准备散去，一名士兵突然跳上舞台大声叫道：“弟兄们，咱们冲小桃红来的。戏可以不看，一定要请小桃红出场，让咱们见识见识她风采。”他的话得到当兵的齐声响应，纷纷涌到舞台前，鼓掌喝彩，大声叫着小桃红名字。小桃红站在过道与舞台相连的门洞边向台下张望。见到当兵的齐声鼓噪要她出场亮相，心里正在犹豫。清风班小生陈笑天怕出事，跑过来劝她赶紧离开。她刚准备跟他走，不知为什么突然转身走到前台，向众人做了一个优雅的亮相。台下士兵被她惊人的美丽和出众的风采所征服，大声叫好，报以更加热烈的掌声、喝彩声和尖锐的口哨声。

小桃红亮相后走回后台，士兵们仍然不肯离开。小军官似乎也来劲了，挥着手中的银票对部下大叫，既然吴少爷出钱请我们看戏，我们请小桃红继续为大家唱戏好不好！他的建议立即得到部下响应。当兵的纷纷将桌椅板凳从地下扶起，恢复原样，然后齐刷刷地坐在台前地下，有节奏地鼓掌。看见士兵们如此礼貌，没有离场的观众纷纷回到原先座位坐下，围在门外的观众也一涌而进，一些看热闹的路人趁机跑进来，次序井然地站在后面的过道上等小桃红出场。在人们激动喝彩声中响起一片锣鼓声，小桃红再次走上舞台。她刚开口唱了一句长腔，便被人们疯狂的掌声和喝彩声打断……

林秀莲站在大门边，这位23岁的老板娘看见吴少爷出面替她解了围，当兵的老老实实在台下看戏，心里说不出地感激。要不是吴少爷出面，今天就惨了。望着人头攒拥的观众席，她脸上兴奋地泛着一层动人的光泽。

自从她接手丈夫留下的同庆楼，生意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生意好与小桃红分

不开，而小桃红一炮走红与她当初的决定分不开。丈夫在世时同庆楼一向唱京剧和徽剧一类大戏。一年前她毅然与京班解除合同，从石牌请来清风班。许多行内人认为她疯了，黄梅调一向不登大雅之堂，大多在城郊和市内一些小茶楼演出，市内几家正式戏院从不请他们进场。没想到她这个决定出奇地成功，不但捧红了小桃红，也为自己赚足了腰包。

因为生意好，行情看涨，与清风班一年合同眼看满期了，清风班班主老婆成天吵着修改合同，提出和戏院六四分账。原先清风班籍籍无名，同庆楼是省城最好的戏院之一，她能请他们算给足了面子，所以分成压得很低，只给对方三成半票房收入。她料到一旦他们唱红，早晚会提出修改合同，她心里清楚，三成半确实少了些，但决不能答应给六成，至多给他们五成。

三

小桃红穿过街口大牌坊向状元巷走去。她脑后扎一根大辫子，身穿浅蓝色斜襟短装，在三月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惹眼。路上行人，无论男女都以仰慕的眼光打量她，品味她的与众不同。与她擦肩而过的男人频频回头，审视这位美人儿的背影，她匀称的身材充满韵味地扭动，像风中飘摆的杨柳，勾起许多人想入非非。有人认出她是清风班的名角儿，在她身后指指点点，低声议论。她并不在意，继续飘然前行。

她来到名叫状元巷的小街，谢杨柳的裁缝铺子就在小街南头，她按昨天派人递给他字条上的时间来见他。街面上铺着青石条，不甘寂寞的小草在浓浓的春意中从石缝中冒出点点新绿。行人不多，整条街上没几个人，一只灰黄色老狗懒懒地躺在路中间晒太阳，伸长舌头好奇地盯着她。她看一眼路边的狗，突然想到刘剑雄，他也养了这么一条狗，据说是德国狼狗，比眼前这条土狗威风得多。

刘剑雄是她铁杆戏迷。这位前清江宁总兵刘镇邦的儿子对她痴迷到极点。无论什么新戏上演，或某大户人家唱堂会，他准会出现，而且总派人送上一个大花篮。晚上演出结束，他常在酒楼请戏子们一起吃宵夜，主要冲她来的，其他人不过是陪衬。他不止一次私下对人说，这辈子如果能娶小桃红为妻，死了也闭眼。听到这一传言，她心里暗暗吃惊。

戏子想出名，离不开众多平民的追捧，更离不开像刘少爷这样有头有脸的人捧场。他们人数不多，因为有钱有势，成为倡导世俗文化，引领时尚的主流群体。这些人多为男性。男人天生有占有欲，无论权力、金钱和女人，但凡他们喜欢至深的东西，都紧抓不放。所谓爱不释手，指的就是这种状态，对所爱的对象的把玩和

占有，后者比前者更关键。她最担心的正是后一点，所以始终与他保持距离，尤其现在，她与谢杨柳偷偷好上了。

她走到裁缝铺前，发现店面的门板全都上上了，只有一扇门半开着，显然铺子关门了，店里的伙计也走了，谢杨柳在铺子里等她。她伸头一看，发现他站在昏暗的店铺内里，盯着案板上的布料出神。他身着灰色长衫，略显瘦弱，由于注意力集中，没有发现她来了。她故意轻轻咳了一下。他慌忙转身，抬起白净的脸，喑哑的声音中透出些许激动：“来了？”

“已经站在你面前，还问我来了？”她一溜身进了店铺，捂住嘴笑。

“做衣服？”他低声问道。不知为什么，尽管他们非常熟悉，甚至可以说非常亲密，但每次见到她的一瞬间，他脸上总会微微一红。

“不做衣服就不能来？”她故意逗他。

“你不是在纸条上写了要来做衣服？”

“那不过是个由头。其实，就是想来看看你。”这种游戏玩了好多次，他每次都会问同样的蠢话。由于问得认真，正如每次都脸红一样，因此显得可爱，由于可爱，蠢话也变得有意思了。

她笑了，露出一排洁白的牙。他也笑了，傻傻地看着她，两片嘴唇却像抹了口红，泛着一层红润的光泽。她看着他鲜红的双唇，她突然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好多天不见，不想我？”

“门没关，让人看见了。”他心口怦怦急跳，指着半开的店门。

“怕什么？你未婚，我未嫁，清清白白两个人，看见又怎么样！”她满不在乎地说。

他关上房门，插上门栓，将她领进铺子后面的小屋，站她面前笑眯眯地看着她。这是她熟悉的表情。每次见面，经历了短暂的不自然后，他便笑着站在她面前，以这种表情作为他们见面的开场白，不知所措中带着几分期待。正如他期待的那样，她主动伸出双手勾住他脖子，脸紧紧贴在他脸上。他紧紧搂住她细软的后腰，湿润的双唇在她耳边和脖子上轻轻地来回磨蹭。热勃勃的血从她耳边散发开，沿着血管流向全身。她听到自己的心跳，甚至听见血在血管内啾啾奔涌的声音。她像一条鱼儿，在他怀中扭动，大口大口地喘气。他滚烫的手伸进她衣服下摆，抚摸着她富有弹性的胴体。她浑身掠过一阵痉挛，绷紧的声带发出一串急促的呻吟，身体软软地倒在他怀中……

第二章 《夜宴图》

刘剑雄今年29岁，父亲刘镇邦原是大清国江宁总兵，民国后退休，带着一家老小回到安庆老家。改朝换代令他丢了官，但他许多同事、部下摇身一变，大多成了临时政府官员。凭着这些关系，加上当官时搜刮的钱财，刘家依然养尊处优，成为安庆府为数不多的大户人家。刘剑雄是他惟一的儿子，刘氏家族的香火传人。正因为如此，他对儿子寄予厚望，偏偏儿子从小贪玩，不肯读书，后来科举制废了，更成为他不读书的理由。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除了抽大烟和赌钱，进出戏园子是他一大嗜好。

刘剑雄前一阵子去上海办事，昨天刚回来，下午便领着一班人跑来看戏。他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胸前挂着带金链的怀表，手里拿着一把折扇，走进同庆楼。他刚准备上楼梯，发现5号包厢里坐着一位年轻男人，身穿洋里洋气的中山装。他心里纳闷，这间包厢过去一直由他包下，他去上海不过